

是

食貨下

刑法

勃傳

后妃

李密

王世充

竇建德

舊唐書

卷四十九至五十四



舊唐書卷四十九

食貨志第二十九

食貨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湧被咸亨元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順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



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畱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

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旣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卽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贖得一二百萬石卽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溼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廢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立宗以問耀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



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漕輓由是所在停畱日月既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顧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卽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沂河更無停畱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炁爲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炁代焉二十五

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山巔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炁以澹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爲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沙礫糠粃襍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使乾元元年加



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爲鹽鐵使於是大變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泊浮人欲以鹽爲業者免其襍役隸鹽鐵使常戶自租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誼代之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誼是時淮河阻兵飛輓路絕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尋加戶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尙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備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益以來商賈凡所制

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尙書爲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永泰二年晏爲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爲關內河東劔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厯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劔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旣罷黜天下錢穀歸尙書省旣而出



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句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荼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穀授穗以供禁軍洎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麻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南皆爲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其相與商推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歿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晏門下屬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織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權鹽鐵使三年以包佶爲左庶子汴東水陸

運鹽鐵租庸使崔縱爲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爲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尙書右僕射韓滉統之滉歿宰相竇參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旣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江南江淮嶺南東道至于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劔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尙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麻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



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錡始時鹽鐵轉運  
有上都畱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  
使兼學士爲畱後順宗卽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  
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  
酷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積於  
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旣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  
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  
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兗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  
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  
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  
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昇爲揚子畱後四月五日巽卒自權筦之  
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

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畱十萬四  
十萬送渭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巽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  
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鄴代之五年李鄴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  
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渭橋近日  
闕欠大半請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  
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兗鄆等鹽利錢六  
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已前舊鹽利時價四倍虛估卽此錢爲  
一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曰兩稅之  
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  
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  
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畱後  
爲江淮已南兩稅使江陵畱後爲荆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稅



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賣峽內鹽屬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八年以崔倭爲揚子留後淮嶺已東兩稅使崔祝爲江陵留後荆南已東兩稅使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案置租庸至於州縣否臧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程昇出巡江淮其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昇至江淮得錢一百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尙書以衛尉卿程昇代之十四年昇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爲揚州節度使文

宗卽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尙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戶部人人悅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三年以戶部尙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監院之陳事開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琪自刑部尙書拜杜悰以淮南節度領之旣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沈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素晏法休使寮屬案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



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康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齊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宜通壅滯至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四月尙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畜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

國用不足竝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尙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

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襍用其後公私窘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顯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



九月敕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卽令減價出糴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糴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七年六月敕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劔茂等州竝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敕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糴易者爲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

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句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敕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糴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賒糴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糴舊糴新不同別用其餘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稊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糴賣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蒸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糴貨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殍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



必有萬鍾之藏千食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置斛斗疋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爲常平本貞元八年十月敕諸軍鎮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

以停江淮運腳錢充竝支綾絹緇綿勿令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句當別貯非承特敕不得給用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糴其年九月以歲饑出太倉三十萬石出糴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糴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饑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糴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糴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竝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



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  
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  
出糶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  
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  
戶宐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  
賑給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  
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官內州縣得專  
達以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二月敕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  
街出糶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  
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宐令諸州錄  
事參軍專主句當苟爲長吏迫制卽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  
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

部奏聞節級科處太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宐於關內七  
州府及鳳翔府和糶一百萬石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  
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  
已至流亾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勘  
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建中四年六  
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  
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  
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  
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等除陌  
錢閒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閒出錢二  
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人人之廬舍而計其數  
衣冠士族或貧無它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



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它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旣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會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稅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

拯贍元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襍權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襍權率等復卻置者仰敕至後十日內具卻置事由聞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權茶使額伏以江淮閒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合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姦凶盡戮聖明垂佑黎庶



各安徽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  
宵知愧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  
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采造欲及妨廢爲  
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  
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權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  
擡必校稍貴卽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旣無害茶商又不攪茶戶  
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  
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  
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開成二年十二月  
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  
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竝稅今商量其襍稅竝請停  
絕詔許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請諸道節度觀察使

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搗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  
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旣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  
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  
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  
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  
正稅者無失利之歎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敕旨依奏其年四月  
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  
依舊稅茶敕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竝  
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敕處分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  
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醕薄私釀皐有  
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權酒錢除  
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從之會昌六年九月敕



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竝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  
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  
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  
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宐從今以後如果有人私沽酒及置私  
麴者但許臯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臯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  
情竝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舊唐書卷四十九

舊唐書卷五十

刑法志第三十

刑法

古之聖人爲人父母莫不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閑於未然  
懼爭心之將作也故有輕重三典之異宮墨五刑之差度時而施  
宐因事以議制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諸市朝以禦姦宄用懲禍  
亂興邦致理罔有弗由於此者也暨淳朴旣消澆僞斯起刑增爲  
九章積三千雖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錐刀之末盡爭之矣自漢迄  
隋世有增損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  
慘之法務在寬平比及晚年漸亦滋虐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  
堪命遂至於亾高祖初起義師於太原卽布寬大之令百姓苦隋  
苛政競來歸附旬月之間遂成帝業旣平京城約法爲二十條惟



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外餘竝蠲除之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  
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  
法又制五十三條格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尋又敕尙書左僕射裴  
寂尙書右僕射蕭瑀及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  
劉林甫顏師古王孝遠涇州別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  
房軸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擬定律令大略以  
開皇爲準于時諸事始定邊方尙梗救時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  
十二條格入於新律餘無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詔曰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敘興於夏世兩觀之法  
大備隆周所以禁暴懲姦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爲先自戰國  
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  
烈害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

約法蠲削嚴刑尙行菹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安民之道實有未  
弘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維失序  
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縣瓜  
分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疏舛  
尙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文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  
科用者殊其輕重遂使姦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陷羅網  
屢聞釐革率以無成朕膺期受錄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爲勞  
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  
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  
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緜省取合時宜矯  
正差遺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卽令頒用庶使  
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奏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勝殘去殺此



焉非遠於是頒行天下及太宗卽位又命長孫無忌房立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戴胄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外臯斷其右趾應外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臯今陛下矜外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外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誡上曰本以爲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外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外臯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外刑之外陛下於外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

事太宗令參掌刪改之弘獻於是與立齡等建議以爲古者五刑刑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爲外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刑足是爲六刑減外在於寬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舊條疏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外祖孫配沒會有同州人房彊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彊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外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臯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者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叛逆有二一爲興師動眾一爲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外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寮詳議於是立齡等復定議曰案禮孫爲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孫重而兄弟屬輕蔭重反流



合輕翻外據禮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外配流爲允從之自是比古外刑殆除其半立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廢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褻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有笞杖徒流外爲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外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八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賓八曰議勳八議者犯外臯者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奏請議定奏裁流臯已下減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親應議者周以上親犯外

臯者上請流臯已下亦減一等若七品已上官爵得請者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臯已下各減一等若應議請減及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臯已下聽贖其贖法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一斤至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至徒三年則贖銅六十斤流二千里者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贖銅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又許以官當臯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犯臯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臯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又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年七十以上十五



以下及廢疾犯流辜以下亦聽贖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篤疾犯  
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  
歲以下雖有外辜不加刑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  
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  
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爲三  
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又刪武德貞觀已來敕格三千餘  
件定畱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畱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煩去弊  
甚爲寬簡便於人者以尙書省諸曹爲之目初爲七卷其曹之常  
務但畱本司者別爲畱司格一卷蓋編錄當時制敕永爲法則以  
爲故事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等刪定永徽畱司格十八卷散頒  
格七卷長孫無忌等刪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刪定惟改易官  
號曹局之名不易篇目永徽畱司格後本劉仁軌等刪定垂拱畱

司格六卷散頒格三卷裴居道刪定太極格十卷岑義等刪定開  
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刪定開元後格十卷宋璟等刪定皆以尙書  
省二十四司爲篇目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尙書省列曹及祕書  
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太府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名其篇目爲二  
十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竝二十卷其刪定格令同  
太宗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  
外刑其大祭祀及致齊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  
屠日月及假日竝不得奏決外刑其有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搥鼓千聲訖宣詔而釋之  
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又繫囚之具有枷杻鉗鎖皆有長短  
廣狹之制量辜輕重節級用之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  
囚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



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髡分受決杖者背髡髡分受及須數等考訊者亦同其考囚不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臯已下不得過所犯之數諸斷臯而無正條其應出臯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臯者則舉輕以明重稱加者就重次稱減者就輕次惟二外三流同爲一減不得加至於外斷獄而失於出入者以其臯臯之失入者各減三等失出者各減五等初太宗以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乃詔大辟臯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尙書等議之其後河內人李好德風疾脊亂有妖妄之言詔案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常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弈棊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市旣而悔之又交州都督盧祖尙以忤

旨斬於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決外刑雖令卽殺仍三覆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外不可再生昔世充殺鄭頌旣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財不多朕怒殺之後亦尋悔皆由思不審也比來決囚雖三覆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朕今庭無常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已後令與尙食相知刑人日勿進酒肉內教及太常竝宜停教且曹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臯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外而情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眾其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二日覆奏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於令太宗旣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臯爲誠時有失入者又不加臯焉由是刑網頗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



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  
今失入則無辜失出則便獲大辜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  
是失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爲平允十四年又制流辜三  
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其後雖存寬典而犯者漸少高宗  
卽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之數臨對  
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外帝以囚數全少怡然形於顏色永  
徽初敕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  
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右丞段寶立太常少卿令狐  
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  
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  
賈敏行等共擬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刪改遂分格爲兩  
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其散頒格下州縣

留司格但留本司行用焉三年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  
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於  
是太尉趙國公無忌司空英國公勣尙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  
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唐臨太中大夫守  
大理卿段寶立朝議大夫守尙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  
中丞賈敏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頒于天下自  
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永徽五年五月上謂侍臣曰獄訟繁多  
皆由刑罰枉濫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人皆  
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辜者眾今天下無事四海  
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無忌對曰陛下  
欲得刑法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  
在體國卽其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稱好吏所以辜雖合杖必欲遣



徒理有可生務入於外非憎前人陷於外刑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安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上以爲然永徽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通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志寧等對舊律多比附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眾數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畱五百以事類相似者比附科斷今日所停卽是參取隋律修易條章旣少極成省便龍朔二年改易官號因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立司刑大夫李文禮等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奏上至儀鳳中官號復舊又勅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志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立右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恆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郎張楚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刪緝格式儀鳳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先是詳

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爲折衷後高宗覽之以爲煩文不便因謂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虛所能創制竝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眾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爲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廢不用則天臨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鎔銅爲匱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匱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諫匱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匱有得辜冤濫者投之北面曰通立匱有立象災變及軍謀祕策者投之每日置之於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旣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謗訕朝政者後乃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所投之狀仍責識官然後許進封行之至今焉則天又敕內史裴居道



夏官尙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弘等十餘人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句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後詔敕便於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及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依舊然則天嚴於用刑屬徐敬業作亂及豫博兵起之後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長壽年有上封事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乃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深然其言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劉德

壽鮑思恭王大貞屈貞筠等分往劔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光業所在殺戮光業誅九百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裸犯及遠年流人亦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暉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圍遶炙之兼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卽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外豬愁九曰求卽外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



必先遣獄卒盡殺重臯然後宣示是時海內惴懼道路以目麟臺  
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  
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  
然後威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況  
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臣  
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民發號施令  
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懸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爲政將待於  
陛下矣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  
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臯惡咸伏豈非天意欲彰陛下  
威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  
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  
姦觀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涉嫌疑辭相連及莫不窮捕

考校枝葉蟠拏大忽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  
告疑似冀圖爵賞刑於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徨徨莫能自  
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其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  
功已上一切勿論人時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以忻然賀陛下聖  
明得天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  
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尙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  
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臯弔人之意也臣竊觀  
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  
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騫滄海當時天下疲極  
矣重以大兵之後屬遭凶年流離饑餓外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  
聖之德撫甯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  
父子始得相養矣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中晏然纖塵不動豈



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  
立默以救疲民而又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爲政肅理寰區  
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釐亂  
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  
平人愚臣以爲非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  
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爲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  
恕又屈法容之傍訐宅事亦爲推劾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讎睚  
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  
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非聖人不有  
外患必有內憂物理自然也臣不敢以古遠言之請指隋而說臣  
聞長老云隋之末世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  
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

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  
哮虓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頭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  
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爲元惡旣  
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尙書樊子  
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  
成澤天下靡然思爲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  
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竝起而亾隋族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  
之委曲如是觀三代夏殷興亾已下至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  
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  
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其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  
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  
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王之旨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旣多則不



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  
察之豈非無濫矣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羣生癘疫水旱  
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愆  
候雲而不再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  
澤於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可不  
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慎重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  
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強國之威  
愚臣竊爲陛下不取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法  
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  
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作亂京師至使太子奔  
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萬千數當時劉宗幾覆滅矣賴武帝  
得壺關三老上書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少以安

耳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伏願陛下念之今臣不避湯鑊之辜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  
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以負陛下恩遇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  
敢欲陛下頓息嚴刑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夫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疏奏不省  
時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駿酷吏所奏每日與之廷爭得失以雪冤  
濫因此全濟者亦不可勝數語在有功傳及俊臣弘義等伏誅刑  
獄稍息前後宰相王及善姚元崇朱敬則等皆言垂拱已來身外  
破家者皆是枉濫則天頗亦覺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言曰臣  
聞國之綱紀在乎生殺其周興來俊臣邱神勣萬國俊王弘義侯  
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卽堯年四凶矣恣  
騁愚暴縱虐含毒讎嫉在位安忍朝臣臯逐情加刑隨意改當其



時也囚固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素虛不昧冤魂有託行惡其報禍  
淫可懲具嚴天刑以懲亂首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  
良善屠陷忠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  
至聖主傷洎貴臣明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既外推者獲功胡  
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  
時被其陷者豈可淹之累歲且稱反徒須得反狀惟據臣辯卽請  
行刑考楚妄加款答何辜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斛瑟羅以伎  
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  
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亾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  
敬仁將外舌至於臍皆眾鬼滿庭羣妖橫道惟徵集應若響隨聲  
備在人謠不爲虛說俱有書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變也臣  
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眾其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

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  
奏制令錄來俊臣邱神勣等所推鞠人身外籍沒者令三司重推  
勘有冤濫者竝皆雪免中宗神龍元年制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  
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邱神勣來子珣萬國  
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暉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  
籍焦仁稟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  
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人自垂拱已來竝枉濫殺人所有  
官爵竝令追奪天下稱慶時旣改易制盡依貞觀永徽故事敕中  
書令韋安石禮部侍郎祝欽明尙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  
等刪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已來制敕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  
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睿宗又敕戶部尙書岑羲中書  
侍郎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



與刪定官大理寺丞陳義海右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  
左衛率府倉曹參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凡十人刪定格式  
律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爲太極格開元初立宗敕黃門監盧  
懷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尙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呂延  
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靜同州韓城縣丞侯郢璉瀛州  
司法參軍閻義顓等刪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爲開元格  
六年立宗又敕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尙書左丞  
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戶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  
大理司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璉等九人刪定律令格式  
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舊名格曰開元後格十九年侍中裴  
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制敕行用之後頗與格文相違於事  
非便奏令所司刪換格後長行敕六卷頒于天下二十二年戶部

尙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中書令乃與侍中牛仙客  
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見衛州司  
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緝舊格  
式律令及敕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  
竝刪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  
改總成十一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  
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  
奏上敕於尙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其年刑部斷獄天  
下外臯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  
殺氣太盛烏雀不棲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以幾至刑措上  
表陳賀立宗以宰相變理法官平允之功封仙客爲邠國公林甫  
爲晉國公刑部大理官共賜帛二千匹自顯慶至先天六十年間



高宗寬仁政歸宮闈則天女主猜忌果於殺戮宗枝大臣鍛於酷吏至於移易宗社幾亾李氏神龍之後后族干政景雲繼立歸妹怙權開元之際刑政賞罰斷於宸極四十餘年可謂太平矣及冢臣懷邪邊將內侮乘輿幸于巴蜀儲副立於朔方曾未逾年載收京邑書契以來未有克復宗社若斯之速也而兩京衣冠多被脅從至是相率待臯闕下而執事者務欲峻刑以取威盡誅其族以令天下議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峴兵部侍郎呂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等五人爲之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歸崔器草儀盡令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於朝謝臯收附大理京兆府獄繫之及陳希烈等大臣至者數百人又令朝堂徒跣如初令宰相苗晉卿崔圓李麟等百寮同視以爲

棄辱宣詔以責之朝廷又以負臯者眾獄中不容乃賜楊國忠宅鞠之器譴多希旨深刻而擇木無所是非獨李峴力爭之乃定所推之臯爲六等集百寮尙書省議之肅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以爲臯重與眾共棄珣等十一人於子城西伏誅陳希烈張垧郭納獨孤朗等七人於大理寺獄賜自盡達奚摯張岷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外大理卿張均引至獨柳樹下刑人處免外配流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恆乃至腰斬先是慶緒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巖等皆送款請命肅宗各令復位便領所管至是懼不自安各率其黨叛其後三司用刑連年不定流貶相繼及王與爲相素聞物議請下詔自今已後三司推勘未畢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後蕭華拔魏州歸國常話於朝云初河北官聞國家宣詔放陳希



烈等脅從官一切不問各令復位聞者悔歸國之晚舉措自失及後聞希烈等外皆相賀得計無敢歸者於是河北將吏人人益堅大兵不解後有毛若虛敬羽之流皆深酷割剝驟求權柄殺人以逞刑厚歛以資國六七年間大獄相繼州縣之內多是貶降人肅宗復聞三司多濫嘗悔云朕爲三司所誤深恨之及彌留之際以元載爲相乃詔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歸代宗寶應元年迴紇與史朝義戰勝禽其將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婦人雖爲賊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賊偏略惻然愍之令萬年縣於勝業佛寺安置給糧料若有親屬認者任還之如無親族者任其所適仍給糧遞過於是人情莫不感戴忻悅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鳳樓大赦赦書節文律令格式條目有未折衷者委中書門下簡擇理識通明官共刪定自至德已來制敕或因人奏請或臨事

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刪定官詳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三司使準式以御史中丞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爲之每日於朝堂受詞推勘處分建中二年罷刪定格令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書門下充刪定格令使又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爲三司使至是中書門下奏請復舊以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爲之其格令委刑部刪定元和四年九月敕刑部大理決斷辜囚過爲淹遲是長姦倖自今已後大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加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內勘本推卽日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卻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牒月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準敕文句舉糾訪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殺仇人秦果投縣請辜敕復讐殺人



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辜視外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外之法宐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外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宐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舉之者也最宐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外義宐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宐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

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辜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辜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辜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行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讐先告於士則無辜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宐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宐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復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如其舊卷長慶元年五月御史中



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  
五日詳斷畢申刑部限三十日間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  
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十人以上  
所斷臬二十件以上爲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斷臬十件以上爲中  
所犯五人以下所斷臬十件以下爲小其或所抵臬狀并所結刑  
名竝同者則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例違者臬有差二年四月  
刑部員外郎孫革奏京兆府雲陽縣人張栝欠羽林官騎康憲錢  
米憲徵之栝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  
栝角觝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錘擊栝之首見面後三日致外者  
準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至外者依常  
律卽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栝是切非凶以髡卯之歲正  
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

父子之親以權之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臬周  
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  
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敕康買得尙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  
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外  
臬一等太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詳定前大理丞謝登新  
編格後勅六十卷者臣等據謝登所進詳諸理例參以格式或事  
非久要恩出一時或前後差殊或書寫錯誤竝已落下及改正訖  
去繁舉要列司分門都爲五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八年四月  
詔應犯輕臬人除情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它過誤臬愆及尋常  
公事違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韋長奏京師  
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卽難禁戢若恭守  
敕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式輕重



處置從之開成四年兩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勅令施行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準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爲定格從之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瑒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年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敕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一千一百六十五條七年五月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進大中刑法統類一十二卷敕刑部詳定奏行之

舊唐書卷五十一

舊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貞婦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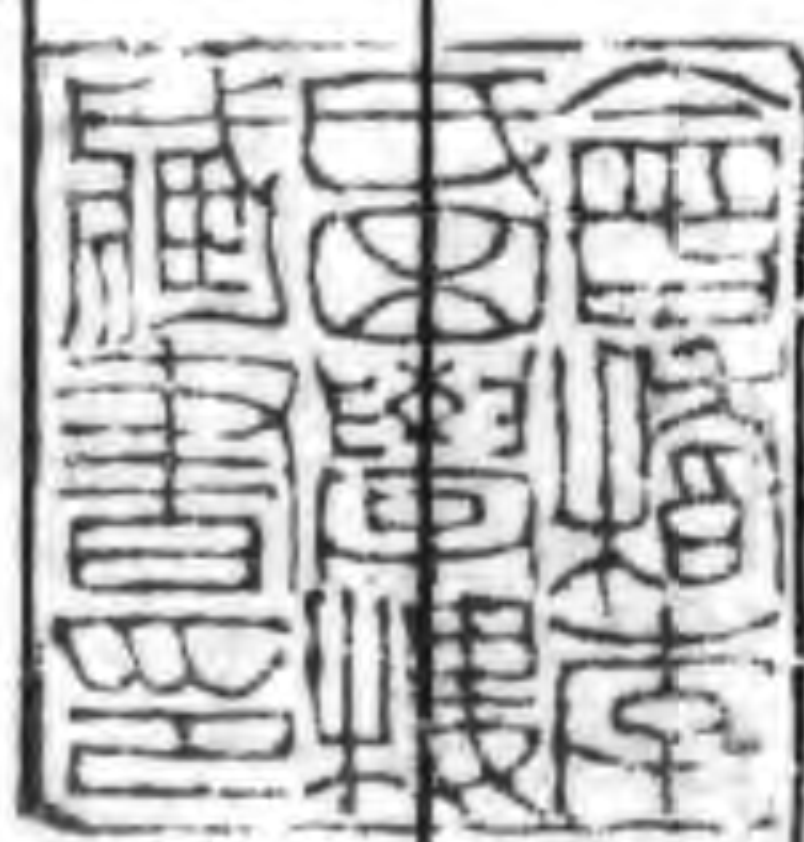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爲九





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  
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  
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  
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立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嘗  
也而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  
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  
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尚  
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爲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卽諸司諸典職員  
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  
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寢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  
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  
而婦言是用覺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

藝文志卷之九  
請加星宿張氏章疏曰謂聖上以月  
缺陰德不修而止此處疑當作蕭宗  
缺更以加星張氏今缺下月脫文

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歿從夫謚光烈和熹之  
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有聖聖之名  
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立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  
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  
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闔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  
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  
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  
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爲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  
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  
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尚幼竊言  
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尙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但須突



殿本考證沈德潛曰按後代作史不應稱我帝此何庸人紀錄未嘗  
剛正者也書中類此者極多  
氏主琳善康善教勸記云聞人本  
無我字張氏宗本考證本同沈本及  
影宋本俱作逆歸之旨

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為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為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牀，曰：恨我不為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奴以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持，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為扶風太守，有駿馬數匹，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畱。人或言者，必為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為

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勝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絲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為秦王妃。時太宗功



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  
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立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  
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卽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  
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  
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  
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荅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  
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臥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  
可每乘閒奏曰妾既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  
朝廷漢之呂霍可爲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爲宰執太宗  
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尙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  
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懌  
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夢也后及無忌並幼安業斥還

預劉德裕逆謀新書作後與李  
若常等謀反

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及預劉  
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  
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  
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  
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  
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  
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  
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不知其  
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  
陛下結髮爲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尙不敢輕  
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  
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



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憊太子承乾入侍密啟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立齡立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歎欬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立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立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祕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旣非德舉易履

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旣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誠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慎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



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畱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尙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

有崐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畱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亾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亾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



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亾之術紂用之而國亾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蹟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

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卽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爲特進魏國公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



柳夷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母柳氏兄尙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爲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爲蟒氏蕭良娣爲臬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爲老鼠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爲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瓮中曰合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

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卽位復后姓爲王氏臬氏還爲蕭氏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尙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中宗爲英王時納后爲妃旣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諡爲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諡后爲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槨置輜輶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轝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



按勅記云永徽御覽作永壽卷案  
作永壽是也永徽高宗元號  
按勅記云御覽卷一百四十一帝自  
作常自號永壽帝乃帝字之誤也  
以中宗降不棄之故為異耳若后  
脫不別不必記矣且出於房州若脫  
安樂一人常字亦不解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為曹王府典軍中宗  
為太子時納后為妃仍擢后父普州參軍立貞為豫州刺史嗣聖  
元年立為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  
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外  
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徽永壽長  
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裹之遂名曰裹兒  
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為太子又立后為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  
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  
以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帝  
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  
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  
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

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為狎遊  
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  
官氏以為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宮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為  
應天皇帝后為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  
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后方  
優寵親屬內外封拜徧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  
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  
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  
勢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  
視又請自立為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寮皆猥濫非  
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效天下咸嗟怨  
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為順天



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宮中希旨矣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陳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行六合之內齊首蹠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尙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

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冊帝大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尙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爲隴西夫人勢與上官氏爲比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建議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上疏爭之尙書右僕射韋巨源詳定儀注遂希旨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齊娘以執邊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爲終獻迫於時議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宮女數千夜遊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主與駙



蘇勣記云崇簡沈本通鑑新書  
蘇王崇福傳保作思簡而州  
俱作均州張氏宗本崇字自  
千文太平以王子蘇崇簡而  
皆從思為是

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溫互相猜貳  
迭為朋黨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  
安樂公主后懼祕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尙  
書裴談工部尙書張錫知政事留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  
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備  
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召諸  
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為左右營然後發喪少帝即位尊后為皇  
太后臨朝攝政韋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駙馬韋捷韋濯分  
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溫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  
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眾皆  
怨不為之用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  
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未入自立

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  
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  
皆為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溫溫從子捷及族弟嬰宗  
楚客弟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靜能楊均趙履溫衛尉卿王哲太  
常卿李瑰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  
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翌日敕收后屍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為  
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為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  
婉兒時在繯綵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  
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厯已後百司  
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  
封其母鄭氏為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



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  
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卽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  
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立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  
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  
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竝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  
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  
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  
兒亦斬於旗下立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爲之  
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已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  
權衡旣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尙書德威之孫也父延景陝州刺  
史景雲元年追贈尙書右僕射沛國公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

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卽位  
冊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譴  
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  
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常別祀  
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理卿莘國  
公父孝諶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后姿容婉順動  
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  
立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  
后厭蠱祝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旣退而同時遇害  
梓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卽位謚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  
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爲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



後周記云邠國冊府卷一百四十一  
祚祚國

後周記云雪免御覽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作雪免字是

追尊爲皇太后諡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于太廟

立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爲此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媿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爲皇后

后尙幼隨例入宮上卽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氏封爲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祕書監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縶縲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沒有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爲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圖史承戚里之華胄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光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備六宮咨而是則法度在己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絺絺夙有奇表將加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歿載深感悼遂使玉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順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冊命

後周記云亞政開人本亞作  
壹是



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制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京中昊天觀南乾元之後祠享亦絕

立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立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立璪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立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立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立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立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立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銛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

後勅記云張氏家本不禮敬實同  
皇后向不彰宗本有天寶初進  
教貴妃之字宜補入

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銜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立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立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



建德軍而遺細而國忠而不  
避三向連用而字數此文法三  
而字皆可省當有誤行即下天  
而十宅諸王而字亦不辭

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  
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立宗每年十月幸華清  
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  
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烏瑟瑟珠翠瓏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  
統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  
賀五鼓待漏靚妝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  
韓號為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  
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  
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  
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  
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  
有乃引刀翦髮一縷附獻立宗見之驚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

韓氏者吳云按楊國忠傳唯為  
和郡主此兩篇者小主不皆為小主  
也新者小主傳不載楊國忠蓋亦  
和主張氏宗本小字疑行 錢  
氏云楊氏一門尚二公主謂韓尚  
太華公主與尚前春小主也二郡主  
謂韓尚是知和主韓亦尚承宗即  
主也

居宰執兼領劔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  
與廣平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  
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搥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亦  
停官國忠二男咄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  
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立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立珪累遷至兵部  
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  
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為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  
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立宗以皇太子為天下  
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  
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啟太子  
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立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  
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

限已宗云云四軍以新書兵制統之若龍  
武軍左右神武軍左四軍左右神武軍  
始置左右神武軍四軍亦色亦曰神武  
天驕制如神武軍曰神武軍是至德前止  
四軍也曰神武軍曰神武軍是至德前止  
云云神武軍神武軍神武軍神武軍



殿本者證不極蕭宗七叔都國公王下  
婦裴徽此位作代宗而代宗未入中  
無此家臣家乃穆宗也穆宗與  
裴徽所尚若肅宗少都國王始封正  
死此作史家不孰是

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  
李揆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  
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  
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  
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  
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  
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為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  
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  
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聳祕書少監崔岫女為代宗妃虢國男裴  
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聳柳澄先外男鈞  
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舊唐書卷五十一

舊唐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立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張皇后

肅宗韋妃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崔妃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韋妃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女學士尚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貴妃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立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爲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宫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屑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靈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

忠王儀表必知運祿所鍾故靈親公主降說子埊開元十七年后夢斨細柳原立宗命說爲志文其銘云石獸澀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匣二十四年忠王立爲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卽位於靈武二載五月立宗在蜀誥曰聖人垂範是推顧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謚尊故妃弘農楊氏特稟坤靈久釐陰教往以續塗山之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冊命猶闕幽靈尙闕夏王繼統方軫陽域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稱宜於彼追冊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立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立宗幼失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



皆至大官去盈尙立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爲良娣后弟清又尙大寧郡主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祿山之亂立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啟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立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寮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曰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辨大家事肅宗卽位冊爲淑妃贈父太僕卿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姊李曇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郾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婦朝親蠶苑中內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先在靈武時太子弟建寧王倓爲后誣譖而歿自是太子憂懼常恐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隙常欲危之張后生二子興王僖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獲安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俊啖廷瑤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太子在飛龍殿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於別殿幽崩誅馬英俊女道士許靈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賜歿駙馬都尉清貶硤州司馬弟延和郡主壻鴻臚卿潛貶郴州司馬舅鴻臚卿竇履信貶道州刺史



坂助記云柳覽卷一百四十一吳氏  
下有濮陽人三字新書亦作濮州  
濮陽人  
殿本考證沈補震曰按代宗紀代  
宗以開元十四年生此云二十三年下  
明年生代宗皇帝則二十三年當作  
二十二年也  
沈氏曰二十八年蒙新書作年上  
則當開元十四年下在方曰歲蓋舊  
書二十八年當作上一年新書年十  
當作年二十八張氏宗太曰舊書行一  
二字新書脫二字后生代宗在殿而  
蒙年當二十而於開元二十八年也

肅宗韋妃父元珪兗州都督肅宗為忠王時納為孺人及升儲位  
為太子妃生兗王僖王倓絳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寶中宰相李  
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為刑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  
連坐得罪兄弟竝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  
婚立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  
亦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立宗幸忠  
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  
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  
帝二十八年薨葬於春明門外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羣臣以肅  
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儷宸  
極者允歸於淑德諡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則因心

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圓精挺質方  
祇稟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  
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壺則撫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異朧  
之徵丙殿有祝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罔貴  
珩璜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立默之化足  
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騶虞之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之詠起  
自岐陽之下爰膺麻數作啟聖明大拯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  
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聖異代同符彼多慙德昊蒼不弔聖  
善長違當圓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先  
遠之辰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式  
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案諡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  
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



諡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啟春明門外舊壟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黃色見者駭異以爲聖子符兆之先后父令珪寶應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瑤拜太子家令封馮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澈鴻臚少卿封鄆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臨濮縣公竝加開府儀同三司澈位終金吾大將軍湊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代宗睿眞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祕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立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宮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亾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卽位下詔曰王者事

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內朝虛位闕問安之禮銜悲內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以聽求音問而主茲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茲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遙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陳禮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裘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冊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獻欬不自勝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尙書喬琳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



殿本考證沈氏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皆誤書也  
新書作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是慈寧康宗之制贈三代官皆由親而疏遞減故又贈太師祖太傅曾祖太保矣  
趙氏紹祖云外曾祖新書作外高祖元初姓集卷世亦與新同  
琳為士衡之父乃后之高祖故其贈官又降而為司徒由三師降三公也下云五廟以琳為始由琳至震為五世也

趙氏紹祖云按新舊二書肅宗諸子傳並云崔妃生世孫世孫亦係於肅宗下是妃為肅宗之妃而三書后妃傳乃皆以高宗之妃不知何以誤至此

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羣臣稱賀既而詐妄自是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祕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合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緣祠廟所須官給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為近德宗用為金吾將軍主沈氏之祀憲宗即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厭代登真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周徧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案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參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攢宮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司造禕衣一副

發哀日令內官以禕衣置於幄自後宮人朝夕上食先啟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太皇太后諡冊遣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禕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為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月冊諡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岫祕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人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卽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虢國之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為廣平王故立宗選韓國之女嬪于廣平卽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妬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達京而薨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錄事參軍以后貴贈工部尚書后以美麗入宮嬖幸專房故長秋虛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冊



爲貴妃生韓王迴華陽公主華陽聰悟過人能候上顏色發言必  
隨喜愠上之所賞則因而美之上之所惡則曲以全之由是鍾愛  
特異大厯九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  
吳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主疾上  
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上親自臨視屬續之際嚙傷  
上指其愛念如此上既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  
特鍾嘗禱必親已承減膳幽明遽間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  
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  
海之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豪  
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眾情以之不寧臣子  
以之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  
社上始聽朝大厯十年五月貴妃薨追諡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

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袞爲哀冊曰維大厯  
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薨粵明日追  
諡曰貞懿皇后殯于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  
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軼珠纓皇帝悼鸞掖以追  
懷感麟迹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  
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  
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啟皇運光膺文母纘女是因以  
網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  
貞仁惟昔天監揆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  
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  
祇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榮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



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緗敘我  
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  
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訪問後言讌遊風退內加羣姊  
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  
復方祇萬乘悼懷羣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  
陽兮宵然乘雲駕兮何在在人代宛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葆森  
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闕瑤華之彩別長秋之  
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  
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簫挽以攢咽結雲雨之淒凝吾君感於  
幽期俯層亭而望思慘嬪媛以延竚極容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  
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兮  
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立盼兮斷腸當盛明

兮其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卽新宮兮夜長襪無文繡  
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  
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非甘泉畫兮疑復似  
遺音在於玉璫陳迹畱於金屺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帝  
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袞當代才臣詔爲哀詞文旨悽悼覽  
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于城東地卑溼至是徙葬耐於莊陵之  
園故哀詞云招帝子於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乃詔常參官爲挽歌  
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士歌之大麻初后寵遇無雙以恩澤官其  
宗屬叔太常少卿卓爲少府監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祕書監德宗爲魯王時納后爲嬪  
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卽位冊爲淑妃貞元二年  
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旣



大斂成服百寮服三日而釋用晉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  
義上服凡七日而釋諡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紆撰諡冊文既  
進帝以紆文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畱中不出詔翰林學士吳  
通立爲之通立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知禮者以貞觀中  
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冊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  
陵后母邠國夫人鄭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  
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設祭自啟攢  
後日數祭至發引方止宰臣韓滉爲哀冊又命宰相張延賞柳渾  
撰昭德皇后廟樂章既進上以詞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學士吳通  
立別撰進初后爲淑妃德宗贈后父遇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  
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  
陵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爲良娣貞元二年冊爲賢妃性敏  
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宮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  
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琊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贈潞  
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顏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后幼以良家子  
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厯十  
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冊爲良娣后言容恭  
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卽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  
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  
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  
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豪假貸訓  
厲內職有母儀之風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內之咸寧殿諡



曰莊憲皇后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  
禮院奏議曰謹案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  
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  
諡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  
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  
於祖宗故天子諡成于郊后妃諡成于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  
諡狀訖讀于太廟然後上諡於兩儀殿旣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  
初稱諡並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綱奏議秦漢已來天子之后  
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大字者所以  
別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  
后諡號以牒禮部禮部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  
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狀參

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諡冊入陵神主人廟卽當去之其年八  
月祔葬于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父母  
弟見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尙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曖之女  
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  
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  
年八月冊爲貴妃八年十二月百寮拜表請立貴妃爲皇后凡三  
上章上以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  
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元和十五年正月穆  
宗嗣位閏正月冊爲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冊曰嗣皇帝臣名再  
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  
乎前聞焯彼古訓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



矣伏惟大行皇帝貴妃大虹毓慶霽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揖殊  
仁於氣母範圍百行表飭六宮粵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聖勤  
勞庶工顧以冲眇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鑄鼎  
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  
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皇太后是日百寮稱慶外命婦奉賀  
光順門詔皇太后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  
駙馬都尉暖贈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司  
農卿釗爲刑部尙書縱爲金吾大將軍太后居興慶宮帝每月朔  
望參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或遇良辰美景六宮命  
婦咸里親屬車騎駢咽於南內鑾佩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  
縱朝夕供御尤爲華侈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  
軍侍從帝自於昭應奉迎遊豫行樂數日方還敬宗卽位尊爲太

皇太后及寶厯季年凶徒竊發昭愍暴殞內外震駭宦官迎絳王  
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對越天命  
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  
外扇誘羣情駭動神人豐深梟鏡咨爾江王聰哲精粹清明在躬  
智算機閑立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據枕  
戈之憤旣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  
晉國公度奉冊卽皇帝位文宗孝而謙謹奉祖母有禮膳羞珍果  
蠻夷奇貢獻郊廟之後及三宮而後進御武宗卽位以后祖母之  
尊門地素貴奉之益隆旣而宣宗繼統卽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  
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諡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於景陵后歷  
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  
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



安焉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宣宗爲光王時后爲王太妃既即位尊爲皇太后會昌六年弟光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暴貴月餘武宗崩宣宗卽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尙書諸衛將軍出爲平盧節度使后大中末崩諡曰孝明

女學士尙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旣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澹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尙紛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

問荅悉以婦道所尙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羣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敕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尙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厯初卒將葬詔所司供函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太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儉邪爲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



議通路於若憲求爲宰相文宗怒貶宗閔爲潮州司戶議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婿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訓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荀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太子宫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卽位之初號寶厯太后太和八年詔伏以皇太后與寶厯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分禮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宮名爲稱今寶厯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

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宫敬宗卽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絕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尙書又以兄環爲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冊爲

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卽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太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惜贈曰悼懷太子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厯三年正月敬宗遇弒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卽位文宗踐阼之日奉冊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於上慈惠浹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及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樂尙鬱其鴻名內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懃懃懇懇延頸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號曰皇太后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陰教祇修內則廣六宮之教參十亂之功頤神保和弘覆萬有后因亂去鄉里自入王邸不通家問別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



文宗以母族鮮親惟舅獨存詔聞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網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趙縝引洪見后姊徐國夫人女壻呂璋夫人亦不能省認俱見太后嗚咽不自勝上以爲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戶部尚書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于鎮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仲京爲鄜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訴於宰相李訓判絕之左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復稱太后弟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案鞫具服其僞詔長流驩州賜歿于路趙縝呂璋亦從坐洪以僞敗謂本爲真乃拜贊善大夫賜緋龜仍追封其曾祖俊爲太保祖聰爲太傅父俊爲太師賜與鉅萬計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內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詐矣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晉江縣合蕭弘狀自稱是皇太后親弟送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案問事皆僞安詔逐還本貫開成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僞稱太后弟云今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僞請追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舍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遂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郃三司案弘本之獄具竝僞詔曰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梁之後僑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已來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顏而姦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之名覲幸我國恩假託我外



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覆轍相尋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鞠曾無似是之蹤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款繼入畱中久之朕於視膳之時頻有咨稟恭聞處分惟在真實勾沐墮桑旣無可驗鑿空作偽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尙爲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初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蕭本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僞迹難掩而太后終不獲真弟文宗孝義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祿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太后上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內朝臣命婦詣宮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新菰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宮十宅初有司送三宮物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宮安得名賜遽取筆塗籍改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

咸泰殿陳燈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卽時遣還罰駙馬寶澣兩月賜錢武宗卽位供養彌謹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諡曰貞獻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

事闕

武宗王賢妃

事闕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皇帝之母也

事闕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

事闕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承恩顧生德王輝王昭宗卽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在華州冊爲皇后國家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宮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內侮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關右輔



之幸時事危迫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黃門宦官每宣諭宰臣但令宮嬪來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宮中動息雖纖芥必聞于朱全忠宮人常懷惴慄帝后垂泣相視天祐初全忠偪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弒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爲宮人害輝王祚宜升帝位仍尊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凶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宮知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利請俟盪定欲有咨諫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協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誣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卽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廷範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

### 太后爲庶人

贊曰坤德旣軌彤管有煒韋武喪邦毒侔蛇虺陰教斯僻嬪風寢毀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舊唐書五十二

舊唐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徒爲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鞵仍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捉牛鞵一手翻卷書讀之尙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案轡躡之旣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



識越公乃下牛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竝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竝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竝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竝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爲謀主密至謂竝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眾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竝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竝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

示威密計遂不行竝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竝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竝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爲所誤請斬之以謝眾方可安輯竝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竝感將西入福嗣竟亾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亾投竝感乃勸竝感速稱尊號竝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疏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眾早



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立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  
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立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  
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眾因引軍西  
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眾西入事宜在速況乃  
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  
全立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立  
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爲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  
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在道  
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眾然之其多有金者密  
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  
許之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醺飲諠譁竟夕使者  
不以爲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牆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

德不甚禮之密又舍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  
數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  
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巷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徒倚獨  
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焚噲市  
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  
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  
密又亡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  
立感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囚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  
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  
遊揚越委弃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馬  
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  
之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眾旣多糧無所出若



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於此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  
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爲然自是破金隄關掠  
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  
讓曾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  
又驟勝旣驕且很可一戰而禽之公但列陳以待爲公破之讓不  
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卻  
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眾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陳讓  
於是合密別統所部密軍陳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  
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尋復說讓  
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  
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  
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畱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眾

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  
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  
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  
年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  
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穢負道路不絕眾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  
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  
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號爲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卽位稱元  
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  
爲右長史楊得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翟讓爲司徒封  
東郡公單雄信爲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軍祖君  
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長  
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



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爲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入東都俘掠居人燒天津橋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徧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徧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立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

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肱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辰狼虎其心始暄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莒僕費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闕伯曰尋劔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爲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聞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復墮壞盤石剿絕維城層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徧幸告終誰謂戮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鑲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相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晨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茲



涵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邱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醕酌無名襄陽三雅之盃雷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絺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亾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尙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

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颺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迹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結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龔其基墟延袤萬里夙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蒸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



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眾怙力強兵黷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髮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捩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愼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頌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慙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亾不知外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蚘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

斲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慶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旣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外力走丸逆阪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讎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旣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况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亾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放於上國猘猢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亾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



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亾之年三十姬終  
之世故讖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  
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橈槍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  
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  
竝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豐非多殷人則咎  
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  
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  
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  
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  
力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  
兼兼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便  
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  
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尼於羨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  
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  
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  
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  
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  
軍左長史邴元真等竝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劔則截蛟斷鼉彎  
弧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  
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  
斯運伏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  
伯之師將問南巢之臯百萬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  
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陳何陳不摧譬猶瀉  
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



十一日屈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畱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  
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眾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  
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  
瓦解冰銷阬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  
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鷲巢  
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  
先據爲日久矣旣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  
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服專征遐邇攸  
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真袁謙禽自藍水張須陁獲在  
滎陽竇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亾候聊可知也清  
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  
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

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  
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  
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  
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  
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  
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鼙鳴鼉應見機而作宜  
各鳩率子弟其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  
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  
官人同吠堯之犬尙荷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歿於袁氏  
不如張洽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  
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  
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卽以相授如聞於成事守



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  
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  
之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歿復以鄭頴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  
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亾漢高都之而霸  
如愚意者合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  
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崑  
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擣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  
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  
昏主尙存從兵猶眾我之所部竝是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可  
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畱之各競雄雌若然者殆將敗矣密將  
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東都  
復出兵乘之密眾大潰奔迴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

卒五萬擊之密與戰不利孝和溺歿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  
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  
賊帥李文柏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  
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  
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  
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眾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  
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  
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陳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讓  
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徑至密  
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  
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寬及王  
儒信讓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



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詣讓連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眾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眾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歿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沒于陳世充僅而獲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歿者殆盡密乘勝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眾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津大敗執於陳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卽尊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爲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云欲與高

祖爲盟津之會虜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卽相阻絕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泉之阨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人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蠶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靡靡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念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



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尙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斃其眾化

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眾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畱輔重於東都遣其所署刑部尙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弒煬帝于弘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眾心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眾五千來決戰密畱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裴仁基祖君彥並爲世充所虜密與萬



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頌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歿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奔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伯當抱密號叫慟絕眾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爽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

當曰昔漢高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爲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尙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眾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爲左武衛將軍亦令爲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祇可同去歿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



人衣戴羃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  
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產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  
令以兵應接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  
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彥師伏兵山谷密  
軍半度橫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  
傳首京師時李勣爲黎陽總管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  
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  
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于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歐血者  
邴元眞之降世充也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  
眞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  
號爲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爲大將軍太宗圍偃東  
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  
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蒸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  
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  
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陳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  
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眾  
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  
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兵  
終乃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爲臣竭誠事  
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  
擬之文武器度卽有餘壯勇斷果則不及楊素旣知密之才幹合  
爲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旣昇燭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舊唐書卷五十三

舊唐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積耨早歿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議鋒起眾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



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眾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不克世充爲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眾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乃倡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令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眾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卽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鈔畱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徹幕設方陳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

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爲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帥師擊其餘眾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都煬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徧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趨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眾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梟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尙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



日今化及弑逆讎恥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爲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鬪化及旣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內外相親易爲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弊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爲然卽日遣使拜密爲太尉尙書令討化及密遂稱臣奉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眾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聳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閻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閉世充遣

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外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其日進拜尙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去舍嘉城移居尙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外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外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眾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



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陳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世充進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眾入朝世充盡收其眾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榜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絕人摧鋒陷陳者一求能理冤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殷勤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

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定與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卽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裸烏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烏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



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四月假爲伺詔策禪位遣兄世暉廢伺於含涼殿世充僭卽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爲淮陽王整爲東郡王楷爲馮翊王素爲樂安王次封叔瓊爲陳王兄世衡爲秦王世偉爲楚王世暉爲齊王又封瓊子辯爲杞王衡子虔壽爲蔡王偉子弘烈爲魏王行本爲荆王琬爲代王暉子仁則爲唐王道誠爲衛王道詢爲趙王道稜爲燕王兄世師子太爲宋王君度爲越王立子玄應爲皇太子封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必殷勤誨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遊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案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

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事曰有數百條疏旣煩省覽難徧數日後不復更出五月世充禮部尙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尙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伺事洩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暉因勸世充害伺以絕眾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鳩殺伺謚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率其眾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眾東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眾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爲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人相繼其逃亾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



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卽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旣艱食餒殍者日數十人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沈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人皆體腫而腳弱枕倚於道路其尙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歿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旣敦隣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嶠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眾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轅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禽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爲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黃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



達楊注單雄信陽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榮等十餘人皆戮于洛渚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歿高祖乃釋之與兄蒞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爲讎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子女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爲事嘗有鄉人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間而嘆息遽輟耕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爲鄉黨所稱初爲里長犯法亾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爲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歿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亾投建德建德舍之

是歲山東大饑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遼東尙爲高麗所敗今水潦爲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歿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亾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旣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羣盜安祖自稱將軍鄒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修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亾歸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



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進爲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旣初董眾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亾而取虜獲婦人給爲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僞遣人遺絢書請降願爲前驅破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卽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爲盟共圖士達絢兵益懈而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絢軍殺略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絢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眾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

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畱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畱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旣少聞士達敗眾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亾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眾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旣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外者悉收犇焉爲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亾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



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爲上客與參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亾人豆子航中世雄以爲建德畏已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弒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亾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爲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

我久殺傷甚眾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殺之往在泊中共爲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動搖罪三族卽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有五大鳥降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爲五鳳有宗城人獻立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立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眾數萬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殞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眾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字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內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爲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二代矣今化及



殺之大逆無道此吾讎矣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內無  
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歸附者  
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字文化及與國連姻父子兄弟受  
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禍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  
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卽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  
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  
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弑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  
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  
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每平城破陳所得資  
財竝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唯有菜蔬脫粟之飯其  
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宮人以千數並有  
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尙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

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尙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  
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尙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  
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洛  
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洛州號萬春宮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  
墓置守冢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  
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  
詔追諡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爲郟公然猶依倚突厥  
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  
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旣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  
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  
呂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安長公  
主及神通並爲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其首以奔建德



舊唐書五十四  
曰奴殺主爲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卽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兗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舍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爲我所虜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別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卽遣公主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隣人堅守力屈就禽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卽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卽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

攻之不克退軍於籠火城爲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略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旣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陳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爲誠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眾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



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卻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眾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卽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畱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眾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禽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辨爲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之合眾十餘萬號爲三十萬軍次成臯築宮于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閒使約世充共爲表裏經二月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鈔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眾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

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洛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眾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眾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眾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溢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鈔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爲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旣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



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眾進逼武牢官軍案甲挫其銳及建德結陳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卻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建德所領兵眾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洛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禽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據山東

史臣曰世充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篡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眾凡所委任多是叛亾出降秦王不致顯戮其爲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沈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亾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及贊曰世充篡逆建德復諫二凶卽誅中原弭亂



舊唐書卷五十四



舊唐書卷五十四

四



